

淳熙文獻資料選輯

第
六
輯

涪县文史资料选辑

(教育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泸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编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主 编：马鹏程
编 委：马鹏程 刘孝模 赵声奎 姚蜀生
郭大庆 曾发明（按姓氏笔划为序）
特邀编委：罗大千
封面设计：刘孝模
篆 刻：余国良
校 对：郭大庆

《泸县文史资料选辑》

主管单位：政协泸县委员会
编印单位：政协泸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印 刷：泸县印刷厂
准 印 证：泸市文新出图（94）字第098号
（内部资料）

泸县文史资料第六辑（教育专辑）目录

- | | |
|------------------------|----------------|
| 1. 解放前泸县教育情况片段 | 闵文生（1） |
| 2. 解放前泸县小学教师的悲惨遭遇 | <u>王伟仁</u> （4） |
| 3. 抗日战争时期的泸县青少年学生 | 郭梦秋（7） |
| 4. 一三五寄宿舍琐谈 | 郭梦秋（12） |
| 5. 泸县民众教育馆的发展和活动 | 刘志忠（14） |
| 6. 宋观小学的一段光荣历史 | 杨廷举（23） |
| 7. 宋观小学一段经历的回忆 | 刘力生（27） |
| 8. 抗战时期的泸县职业学校 | 文史委（29） |
| 9. 泸县一中的历程 | 罗大千（37） |
| 10. 刘国瑞与泸南中学 | 泸县一中供稿（46） |
| 11. 我与泸南中学 | 余时亮（48） |
| 12. 我在泸南中学 | 琼 瑶（52） |
| 13. 我所了解的泸南中学 | 刘作楷（56） |
| 14. 随时代飞腾的泸县二中 | 二中校史组（61） |
| 15. 独具特色的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高级中学 | 文史委（74） |
| 16. 泸县名文人鲁有章 | 郭汉平（84） |
| 17. 泸县名士庞德操 | 杨廷举（88） |
| 18. 曹月渊先生 | 孙湘（96） |
| 19. 胡兰畦先生旅泸轶事 | 兰家纯（100） |
| 20. 我敬佩的何白李老师 | 郭汉平（104） |
| 21. 从教不息的何白李先生 | 艾秀+便（107） |
| 22. 泸县泸南中学代理校长余文涵烈士 | 马鹏程（111） |
| 23. 张国权往事 | 罗大千（124） |

24. 记戴鼎台	罗大千 (126)
25. 我记忆中的凤凰——琼瑶	沈秀珍 (128)
26. 泸县教育基金会章程	泸县教育基金会 (130)
27. 泸县教育基金会宣传提纲	泸县教育基金会 (134)

解放前泸县教育情况片段

闵文生

据《泸县志》和有关资料记载，自唐代以来，把立庙和办学结合在一起，过去读书学习差不多都是在家里和寺庙里。当时执教的人称为博士。宋代改设教授，开始办书院，庆元（1195～1200）年间在泸县创建了五峰书院，绍定五年（1232）魏了翁知泸建馆称为穆清书院。到了清乾隆十四年（1750年）知州刘辰骏把穆清书院，更名为鹤山书院，以后又有川幸书院。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下诏废制艺八股，开办学堂，把鹤山书院改为校士馆，川南书院改为经纬学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曾来就读。第二年经纬学堂迁入原川南书院的旧址水井沟，更名为川南师范学堂。民国二年（1913）年按教育部规定，正名为川南联合县立师范学校，招收二十五县的学员。从办学至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曾在此执教任校长，谢林（广东军政府秘书长）、黄复生（重庆军政府总司令）等都曾在这个学校读过书。这是泸县最早开办的具有革命传统的一所学校。

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泸县章咸等人到日本留学归来，聘请了一位日本女士冰其梅来泸办学，在原孝廉堂办了一所女子简易师范班，后来改为泸县女子师范。这是我省自办新式女学的开始。在《四川百年大事记》上都有记载。

县立中学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建立，当时废科举、办学校，明确规定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实、尚武”。该校首任校长为前清举人陈饒。这是我县最早一所普通中学。

以后，还有川南政法学校、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县立职业学校、师范传习所（相当于后来的师训班）、女子职业传习所、蚕桑讲习所、私立忠山商科职业学校、私立建华中学、江阳中学等，从那时候所办的学校来看，是比较重视女子教育、师范教育和其它职业教育的。中等教育并非单一的普通中学结构。

小学教育，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统计，已有区立完全小学48所，私立小学有益智、爱智、自强、文山等颇有名气；还有私立育德、益智女子小学，专为女生开办。

社会教育方面，设立了县立图书馆，通俗教育图书馆，有些区乡还有民众教育馆，还开设了讲演所，举办了平民夜课学校等等。

到了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前后，全县的学校越来越多，那时除了县立男中、女中、泸师、职业四校以外，还有桐阴、江阳、峨嵋、商职、育群、泸南、励英、达德、力仁、衣锦、树风、育才等十二所私立中学（共办了高中13班，初中84班），所数超过公立中学三倍，公办完全小学有七十八所，还有培基、益智、自强、九思、罗浮等十九所私立小学（共有高小43班，初小82班，学生3211人），私立小学所数与公办完小的比例为一比四。这可看出社会办学的潜力是很大的。

这些学校办学的经费哪里来？全县历来有捐资（集资）兴学的传统，据1933年统计，全县48所完全小学（另独立初

小8所)；教育经费总计为三十一万八千三百二十元银洋，收支两抵，大体平衡。教育经费来源，主要分学款，学产两个方面，学产以年租为大宗，除拨自三费局、体仁堂、鹤书院，余皆提自庙会，总共收租七千三百余石，折合售洋七万三千余元，约占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另一来源即学款，包括肉税附加，旧中资捐、附加契税、附加丁粮、各物产捐款、各种牙行厘金，每年共收洋二十四万多元。从以上数字说明，当时就是多渠道集资办学校。

至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当时的教育部颁布了捐资兴学的褒奖条例，分别捐资金额的多少，由教育部发给各等(七等)奖状，或报行行政院，国民政府嘉勉，并分别题颁匾额，作为纪念标志，说明过去就有一套奖励捐资兴学的办法。1945年，泸县县政府就发了好几个训令和通报，表彰捐资、集资、捐地办学的典型。其中如白云乡斗息牙行包商张海清乐捐助洋壹万伍千元为白云乡中心校整修了校舍，购制了铜鼓。当时的政府通令说：“查张海清热心地方教育，捐资助学，殊堪嘉尚……”。又如大坝乡农民高子谦、马继华等，将私人地权乐捐作为中心校校址，也专门行文指出：“查该乡高子谦等捐地兴学，殊堪嘉尚。除转请省府嘉奖，并分令外，合行令仰该知照，并飭属知照！”。其它，胡市乡提取来龙寺牛王会收入二十万元整修胡市中心校校舍，海潮乡、马岭乡、宜定乡等地主绅士筹集资金，改建校舍，也都受到当时政府的传令嘉奖。这说明集资办学早有先例。只要上面倡导，并实行奖励制度，捐资、捐地、捐料活动就能开展起来。

解放前泸县小学教师的悲惨遭遇

赖蕴博

王伟仁

解放前小学教师悲惨遭遇众所周知。当时的小 学 教 师在社会上毫无地位，被人瞧不起，多数教师不愿从事此种职业。但在旧社会找个职业是极不易的事，不少命运坎坷的知识分子走头无路，又不得不千方百计挤进小学教师行列，以维持其最低生活，故有“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作先生”的感叹！

六腊战争惨遭失业

解放前，教育界有所谓“六腊战争”，这是指当时中、小学校教职员在每年农历六月放暑假，腊月放寒假时，为了求得下一期能继续任职、任教采取种种方式所进行的激烈争斗。其结局是：胜者任职作教，败者饭碗失掉。

为能得到一席或半席教师职位。其争斗方式各异，或以集资送礼，备筹请客，或以私人名义出面和借名望人士、社会贤达出面邀请；（有关县府的科长、社会名流、贤达、驻军长官等均属于邀请送礼之列。）或托人向驻军长官乞求推荐。更有甚者，采取联名内讦控告，以期攻垮别人，保住自己，其时双方奔走不暇，各求助长声威，交锋频繁，关系错综复杂，声势浩大，争斗十分激烈。其中有少数教师，因筹备的费用有限，战役一长，弄得囊空如洗，不得已典当衣物，或向亲友借贷。无衣物典当又告贷无门者，以期胜利，

保全饭碗，只好忍饥鏖战，可在“战役”接近尾声时，掌握权衡的教育当局，却以种种花招骗人，说什么要教学成绩优良，深受家长欢迎者得以继任，打着“任人唯贤”的幌子来对付一般教师。但到后来应聘者几乎全是县里各级官员、社会名流及有关人员的亲朋好友，而对那些一无权势，又素昧平生的普通教师都惨遭失业。残酷的“六腊战争”就这样一次次地给小学教师带来不幸。当时有这样一首打油诗曰：“六腊战争战鼓休，一批欢笑一批愁，苍天不与教师便，请客送礼钱白丢”。

薪低币贬饱受饥寒

三十年代初期，城乡完小教师全年以十二个月计发工资，保校教师却只发十个月，同是教师，待遇不同。至三十年代中期，完小与保校教师才调成一样，均以十二个月计发。月工资标准虽定为十五元（发钱币毫洋），但以九折计发，实得金额为十三元五角。为这，教师中有人便以音乐简谱音阶称为：“1 3 5”，这（朵、米、梭）传遍全县后，于是就成了当时泸县小学教师月工资的代号。小学教师不但工资低且不能按期发放。尽管如此，他们仍勤恳地搞好教学为的是免于被“六腊战争”所淘汰。

1935年币制改变，银币换成纸币，导致通货膨胀，货币的贬值，给小学教师带来灾难，一月工资（法币）只能维持一人十天的生活，要供家养口实无能为力。

抗战四年后地方弄得民穷财尽，小学教师的日子更不好过。1941年泸县县政府令各乡地方自筹米贴，由各家各户人员负担，全县公教人员，每人每月发地方米贴新量四市斗（折合旧量一斗二升）暂作生活，弄得教师们只好凭层层转

具的条子，利用课余时间下乡或上街挨门挨户收米。收米中，知情达理慷慨者，如数交付；有困难者说清道理，自顾不暇无米交付；思想抵触情绪不满者，闭门不纳，致使教师们经常素手空空，无米下锅，自筹地方米贴落空。

1945年下期，废除地方自筹米贴办法，改由县财委会的地方公粮拨给（照原地方米贴标准按月签发给学校指定区域粮仓发谷，但具体开拨粮凭单的有关部门或经办人员却故意采取乱开领谷地点，使得教师们因路远取谷不便，而只好变卖凭单或折价就地取谷，他们便从中索取厚利，以达变相剥削之目的。

1948年因法币不断贬值，改发金圆券。在物价飞涨，一日数变下，金圆券也贬值，小学教师上月工资下月领来，只能买一碗面。无法度日，只有靠借贷过活。1949年下半年又改发银圆券，小学教师在这样券那样券，几经改变贬值中深感有口难言之隐痛。只有含悲忍恨于内心。更有甚于上述折扣发薪，自筹米贴落空，米贴公粮被折价批售，纸币迭被贬价等万恶行为者，是1948年9月至11月，当时七区行政督察专员罗国熙，为了给泸县反共的自卫队添买枪支子弹，下令给泸县县政府，停发全县小学教师三个月的工资米贴，使其在饥寒线上挣扎的小学教师，更进一步坠入水深火热之中。在这多灾多难岁月里的小学教师们只有一个希望，盼望早日解放。

抗日战争时期的泸县青少年学生

郭梦秋

在八年多的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千百万优秀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昭然史册，光耀千秋。当时不管工、农、商、学、兵各方面人士，只要是爱国的人都积极为抗战出大力。泸县是川南重镇，对抗战出力颇大，笔者虽亲历整个抗战时期，但囿于年幼的学生生活，只能对当时泸县的青少年学生在抗战中表现出的爱国热忱，如实以叙，让那些动人肺腑的事实对现在的青少年有所教益，值此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纪念之际，能作为青少年的前辈提供一点热爱祖国精神财富，深感荣幸。

一、走向街头 宣传抗日

抗战初期，泸州已经是一个拥有十万人口的城市。当时的中学、师范还很少，仅有川南师范、泸县中学、县女师、女学会、江阳中学、峨嵋中学、商职校、农职校、桐阴中学等九所，学生不到三千人。小学是完小的只有县一小、县二小、县三小、县四小、县五小、川师附小、爱智小学、益智小学、白招牌小学，加上各街道及兰田、罗汉等地的小学有二十多所，学生一万左右。

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至1937年底，祖国东南半壁，几乎全部沦陷。1938年上半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四川人民

义愤填膺，既恨政府之腐败，又痛国土之沉沦。这时，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率领沦陷区的孤儿组织——三三孩子剧团来泸，在三牌坊设院演了《雷雨》、《日出》等大幕剧，和《流亡三部曲》等歌曲剧。感情真实，振奋人心。当时第七行政区督察专员兼泸县县长是程樊型，这人是一位学者，喜欢教育，爱文娱活动。他在1938年“双十”节举行的县城中学、小学大检阅会上提出，要全城学生组织起来，走上街头，宣传抗口。从那以后，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南半城的县一、县三、爱智三间小学，北半城的县二、县五、益智三间小学，加上小市、兰田、罗汉的小学，共几千名小学生高唱抗日救亡歌曲，歌声响彻两江之滨回荡在泸城上空。当时最爱唱的歌曲是《铁血歌》、《义勇军进行曲》、《中国男儿血》、《救亡进行曲》、《松花江上》等。每天下午，各条大街，都有十岁左右的小学生站在板凳上宣传。宣传形式除讲演外，有歌曲、双簧、舞蹈等，由于宣传的人都年龄不大，言语清楚，诚恳动人，因此没有一次不使听者掉泪的。笔者那时在县一小读书，每天下午（星期日除外）都在仓街口、水井沟、韩家场、砖墙街一带宣传，每次至少要活动两个钟头。至于各个中学学生，就在每周星期六晚上，在大北门戏院、韩家场剧院或各自学校里演出话剧、川剧及其他文艺节目，宣传抗日。当时泸州有名的音乐教师王立三、苏次章、程应钊等也编出很多新歌曲供大家唱。还有一些作家，如秦光银、张海平等也写了些小型话剧让人们演出（各校学生也有自编自演的）。因此，整个泸州城在中、小学学生的宣传鼓动下（当然还有其它因素），掀起了一股抗日的浪潮。

二、仇视日寇 烧毁仇货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的呼声和口号全泸州到处都可以听到和见到。那时泸州有几家较大的商号，如“少成美”、“宝元泸”、“胜利”、“协昌”等。这些商号都在上海、广州等地区进货，它们的货档上，日本的产品不少。由于宣传呼声一天高过一天，“宝元泸”的日货最先收下放入仓库；“胜利”和“协昌”则把日货运到乡下和外地推销；“少成美”的日货最多，既不存仓，又不外销，人们早已注目。偏偏在这段时间，它的音乐队每天都在中城公园（现文化宫）练音，他们练音后，不奏抗日救亡歌曲，而奏《桃花江》、《妹妹我爱你》、《特别快车》等歌曲。泸县中学那时在三牌坊，学生的宿舍紧挨着白塔寺，这些吹奏的乐曲，严重干扰着他们的睡眠，1938年下期（大概在十月份）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泸中的学生宣传队在大什子口宣传，离“少成美”很近。当宣传抵制日货时，学生们指责说：“现在还在卖日货的，等于是汉奸，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当宣传到了高潮的时候，群情激昂，有部分人进入“少成美”铺内，抓些布匹出来，大声说：“这就是日本货。”“该不该抵制？”“该”，“该不该烧毁？”“该”。就在这一片激昂声中，既有学生，也有群众，闯入店里，见着日货就抓，那些店员和负责人出面求情，要求不烧，根本不行。结果所有的日本布匹，全部烧毁，其它玻璃搪瓷器是日本货的，全部打烂，群众正要向别处去寻日货时，其余几间大商号，早已把日货收拣好了。从此以后，泸州所有的百货商店再也不敢卖日本货了。

三、捐募寒衣 街头义卖

1938年冬，武汉已经沦入日手。当时全国已成立抗敌救亡总会。四川抗救分会决定在全省募捐军用寒衣50万件，每件折价银元1.50元，泸县分担任务3500件，除各乡、镇外，单是县城各学校担负500件。不到一周，学校任务最先完成，其中捐得最多的是县一小，完成了150件。笔者那时正在该校读六年级，目睹捐献情况：在办公室设有一个捐献箱，每天下午六时，由各班代表和值周老师开箱点数，每个学生捐的款一律投入箱内才作数。全校高初级和幼儿园共14个班，有八百多人，最多的一天，学生们节约的糖果费，捐入箱内的达到四千多个铜板（折银元四十元有多）。可见学生们对捐献是何等的热情了。

从各单位按任务摊派捐献外，在泸城还举行过义卖捐献。这是发生在烧仇货以后的事。当时泸城有部分商人乘机发国难财的，他们囤积居奇，垄断市场，但要他们捐献寒衣却装穷叫苦。每个行业捐献数字比教育界都小。引起各校学生非常愤恨。学生们自动组织在街上义卖（重庆学生先搞），义卖的物资是由各个学生自筹。县一小主要是鲜花、水果（柑桔，龙眼、苹果）、花生等粮物和女学生制作的白市布手巾（八寸布做三块）及男学生制作的手工泥塑品。全校聚集的义卖物资有一两千件，用手推车推着沿街叫卖，一边卖一边唱《义卖歌》。歌词是“先生、（太太）买一朵花吧，先生（太太）买一朵花吧，买了花呀，救了国家。……”（歌词曲象是王立三老师编写的）只要在街上见着一个穿着讲究的人，就追上去向他（她）义卖，如一人去，不买，就再去一人，甚至十多人将他（她）团团围住，又是唱歌，又是跳

舞，直到买了为止。什物的卖价，鲜花两角钱一朵，柑桔、龙眼、苹果一元钱一斤，花生五个铜板一两。至于手巾和泥塑品是专门卖给商号铺家的，价钱看商号排场而定，一个泥人有卖到十六块大洋的。手巾至少二元一张。有些商号听见《义卖歌》，就关上铺门，学生就在门口赖着不走，非让店家买了不可。义卖式的捐献效果不小，只进行了两次，单县一小就募集了一两百元。泸县在1939年的寒衣捐献中，名列全省前茅，青少年学生出的力是不小的。1940年冯玉祥将军到泸县来募捐，据说青少年学生捐献的物资价值两、三千元，可惜那次笔者不曾目睹。

四、抗日救国 争上前线

抗战期间，为了慰问前方战士，四川各地曾组织了战地服务慰问团。慰问团里女青年要占70%。当时读书的女青年，绝大多数出身于富裕家庭，谈到参军作战，都会不寒而栗，可是泸县女师、女学会、川南师范三校的女青年，自愿报名参加战地服务慰问团的却不少。有的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如象李方琼就是这样。1942年春，日寇进攻仰光，国民党政府应英国的要求，以第五、第六和六十六军，编组为远征军，大量招收青年入伍，川南师范及其他中学参加青年军的学生很多。为共同打击日寇，争取反法西斯的胜利，作出了流血牺牲。

一三五寄宿舍锁谈

郭梦秋

每天清晨，当我漫步于泸州大街主干道上邮电大楼至科学大楼之间时，沉浴于清新的朝气中，顿时唤起我四十年前的回忆。就在这一段路上，当时川师附小的后门对面，有一间门面一楼一底砖式小洋房，里后面是一座四合中式小院落房子，这就是那时泸县小学教员们聚居之所——一三五宿舍。

何以名之一三五宿舍？民国二十四年（1935）起四川军政基本统一，军阀割据的局面得到制止，由省里拟定一批公职人员的工资标准。中、小学教员也算是公职人员，中学教员月薪大洋25元，可买到1600斤大米，约合现人民币260元；小学教员月薪13.5元，可买到大米900斤，约合现人民币150元。由于小教月工资13.5元，因面“一三五”就成了小教人员的代号，本此义推，一三五寄宿舍就是为小学教员们开的宿舍，也可以说是当时的泸县小教之家。

经理这家宿舍的都是当时泸县教育界的有名人士，如罗玉书、谢范平、刘良臣等。经费筹措，既有私人入股，也有公家入股。宿舍内食宿兼管，服务较周到。1940年以前，寒暑假中，县里的小学教员来城休假，常住此地，确有小学教员之家的味道。1940年以后，局势变化，情况就不同了。1941年起，泸县小学教员分为川师帮与泸中帮两支互相径庭的人马，大有各据山头之势。一个地区有了川师毕业的教员